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
QQ:2482071658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市故事

有没有一个人让你鼓起勇气

倾诉人:花善

时间:8月29日

方式:QQ聊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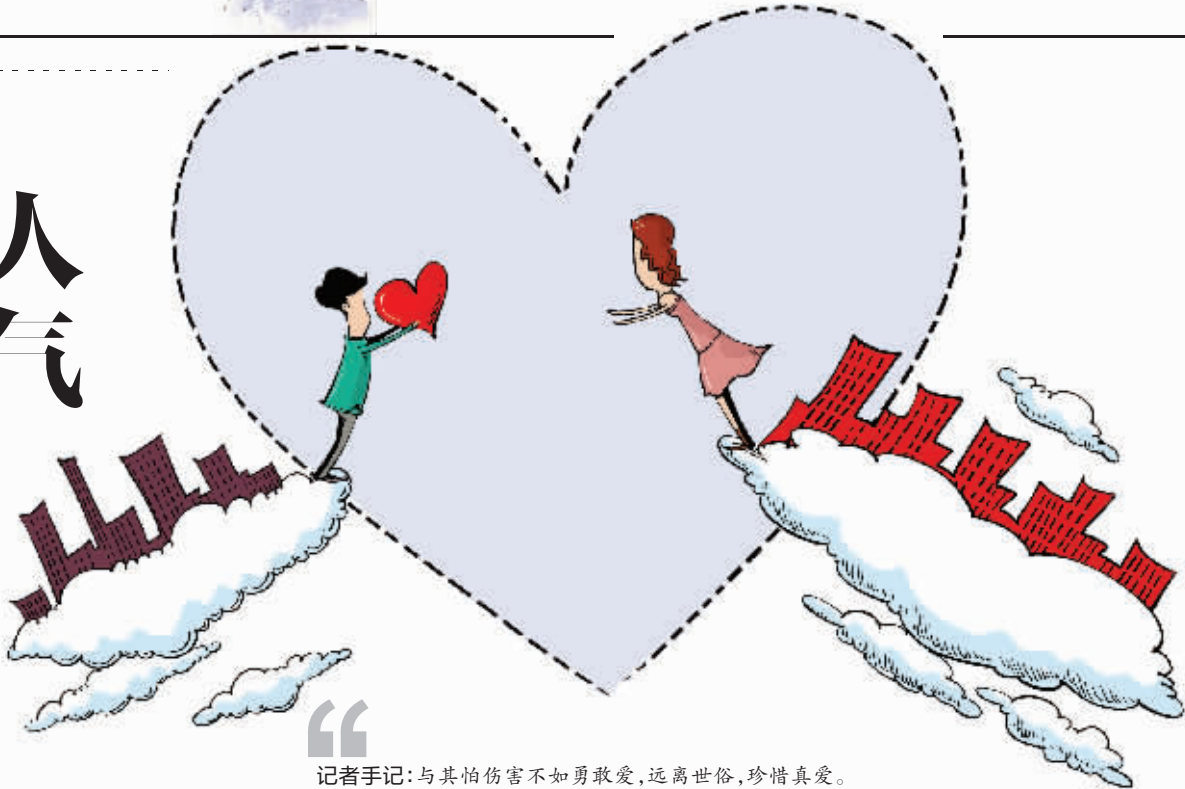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
本故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花善 镇雄 石固

关键词:西餐厅 上门女婿

主题:镇雄一切归零,从服务员做起。每天走过前台时,他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。可他越是这样,我越是难过。我可以拿他的感情开玩笑,但我不能拿他的未来当赌注。



记者手记:与其怕伤害不如勇敢爱,远离世俗,珍惜真爱。

漫画 付业兴

聚餐之后他开始追我

在认识镇雄之前,我从没想过会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,更没想过要嫁到外地去。在我们那样传统的家庭里,这样的婚事,父母不会同意。他们只希望我能找个本地人,在他们身边,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。

我和镇雄是三年前在一个西餐厅认识的。我去那里应聘服务员,虽然我们年纪差不多,但他比我早去,我叫他“前辈”。镇雄对我很关照,我摆台不小心砸坏杯子,他帮我作掩护。有次过节,客人特别多,我怕来不及,把盘子、碗堆得高高的,还没走两步,就差点摔跤。镇雄看到了,赶紧跑过来帮我拿。“谢谢前辈,要摔地上,这半个月就白干了。”镇雄不喜欢我叫他前辈,每次我这样叫他,他都会一脸严肃地纠正,“请叫我镇雄。”

做服务员没多久,我被调到前台,穿起了漂亮的制服。我最喜欢那制服上的小围巾,和空姐们戴的那种很像。有天,我正在系围巾,在镜子里看到镇雄走过来。我回头跟他打招呼,他夸我,“还是这身衣服精神,还显身材。”

在那个不大不小的西餐厅里,镇雄就像一个大哥一样,我把他当亲人。

有天快下班了,主管给我们前台的几个小姑娘开会。开完会,主管说,“石固晚上要请我们吃饭,你们等会快点换衣服,打扮得漂亮点。”我有点好奇,“石固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?他是不是要升职了?”石固比我们大好几岁,人老实憨厚,不如镇雄和我们走得近。“我还不是为了你。”主管拍了拍我的肩膀,“石固人不错,你考虑考虑。”

我摸了摸主管的头,“您没事吧,年纪轻轻的怎么学起做媒来了。”她一本正经地说,“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。都是同事,知根知底的,不挺好的吗?”我不知道主管为什么这么安排,反正心里挺不高兴的,“我不想去。”

“不就吃顿饭吗?不愿意也没人逼你。”“你就只当为我们谋福利了。”我的小伙伴们故意摸着肚子,“等着吃大餐呢。”

“能不能多叫几个同事?”主管见我松了口气,“随你。十分钟后门口见。”

我给镇雄打了电话,“晚上同事们聚会,一起去吧。”

吃饭的时候,为了让石固明白我的意思,我故意没和他坐一起。小伙伴们也都知趣地没往那上面扯,只顾着各自胡吃海喝。酒足饭饱后,镇雄主动要送我回家。

镇雄说,“你是不是拿我当挡箭牌?”

我一愣,心里琢磨着会是谁把今天这顿饭的目的搞得路人皆知,“也不全是吧。人多了,不会尴尬。”

镇雄说,“你觉得我怎么样?”

“你说什么?”我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,头一阵阵发晕。刚刚摆脱了石固,镇雄又来添乱,这是要逼我就范的节奏吗?

谈恋爱只是儿戏

一起上班的几个女孩中,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男朋友的。主管搓合我跟石固,说不定就是这个原因。我对找男朋友这事不太上心。我个子不高,长得也不算好看。我一直以为,自己的婚姻会走包办路线。

到了年纪,父母自然会给我介绍他们觉得不错的老乡。相亲,见面,结婚,生子,虽然按部就班,但也还算完整。

石固和镇雄的主动示好让我心里有些烦乱。“男孩子追女孩无非就是想占便宜。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……”这几句话在我的脑子里循环播放。我觉得镇雄破坏了我们原本和谐、看起来美好的关系。那些可以无拘无束一起逛街,去KTV唱歌,爬山打球的日子再也不复返了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镇雄,甚至有点烦他。觉得他之前对我种种的好都是有预谋的。

但镇雄对我的关心,相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吃饭时,他会帮我把饭和汤盛好。餐后水果,如果是我喜欢的,他会把自己的那份一起留给我。

我上夜班,他会在单位门口等我,接我下班。他越是对我好,我就越觉得他居心不良。我故意给他摆脸色。甚至会当着同事的面对他大吼大叫,乱发脾气。吃饭的时候,我会故意不理他。

他舍不得吃,夹给我的菜,我会直接放到别的女孩碗里,或者扔进垃圾筒。我下晚班,知道他来等我,就从别的出口偷偷溜走,还把手机关机,让他找不到我干着急。

但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气他,当众羞辱他,他都一如继往地对我好,而且从不怎么对我发脾气。

我有时候真想问他,对我所做的一切全盘接受,你是怎么做到的?如果没有超人般的心理素质,就一定有一颗爱我胜过一切的心。

三个月后,我实在想不出折磨镇雄的新办法,跟他摊牌,“我父母是不会接受你的,他们不会允许我嫁到外地。”

“谁说谈恋爱就要结婚?谈恋爱是谈恋爱,结婚可以再重新找一个。”镇雄说。

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。这样的恋爱谈得纯粹,不用背上婚姻的包袱。他对我的好,我心安理得地享受。

镇雄的电话,我经常不接。有时手机里的未接电话全是镇雄的名字。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一个星期不和镇雄说话。可他从来都不会质问我为什么,反而会问,“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?”同事们都看得出来,“镇雄是真的喜欢你。”

“真喜欢怎样?假喜欢又怎样?反正都是随便谈谈。”很多时候,镇雄“谈恋爱不等于结婚”的理论,让我对他不好变得理直气壮。

他为我辞职

镇雄偶尔也会抱怨,但声音低得我以为他在自言自语。有次我听见他说,“你跟人家很熟吗?”我知道他在说我和一个男同事。人家跟我借东西,顺便给我买了杯奶茶。临走的时候,我跟人家开玩笑,“下回奶茶记得半糖。”

我对镇雄表达不满的行为表示很生气,“我跟你也不熟。”

他立即道歉,“我没别的意思。别生气,晚上请你吃大餐,怎么样?”

为了我,镇雄愿意低到尘埃。他可以在大马路跪在地上给我系鞋带。我的鞋脏了,他会悄悄地帮我拿去洗。他还愿意去超市帮我买卫生用品。镇雄总会找理由送我礼物,“今天是我们在一起一百天,送你一盒巧克力。”“前两天,你说喜欢的包,我在网上找到了,送你。”我知道这些东西会让原本节俭的他对自己更加苛刻,但他坚持把好的东西留给我。哪怕是在路边买饮料,他从来都给我买牛奶或饮料,自己只喝一块多钱的纯净水。

但我时刻提醒自己,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我特别怕自己会和镇雄一样,入戏太深,最后难以自拔。

过年回家的时候,父母给我介绍了对象。那个男生大我5岁,是我们隔壁村上的,家里条件不错。父母很满意,我也觉得无可挑剔。两家一起吃了饭,还举行了个简单的订婚仪式。这才是我该嫁的人。我对自己说,是时候和镇雄做个了结了。

放假回来,我告诉镇雄,来年的十月,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。他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,泪如雨下。他抓着我的手,哭到差点喘不过气。

说不心疼是假话,镇雄对我种种的好在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。我强忍住眼泪,“好聚好散,恋爱不等于结婚,这可是你说的。”

因为和我订亲的男生跟我不在一个城市,不到半年,他家就提出退婚。镇雄知道这个消息,带了一大捧玫瑰花到我住的地方。“这下你成不了别人的新娘了,我们重新开始吧。”

我觉得对不起镇雄,更怕和他相处久了自己也会狠不下心,第二天悄悄地交了辞职报告。我还让同事们帮我保密,“我走之前不要告诉镇雄。”

但让我没想到的是,我才回老家第二天,镇雄就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旅行箱,半人高的背包,还有两个拎包,镇雄说,“我带着全部家当来投奔你了。”

“你不会也辞职了吧?”我不相信镇雄会因为我离开南京。

“是的。”他一脸很得意的样子。

“不是说领导要提拔你,还要送你去上海学习管理吗?”

“那又怎么样?管理什么时候都可以学。错过你,我会后悔一辈子。”镇雄说,“你父母不让你嫁到外地,那我就到你家来当上门女婿。”

我怕重蹈覆辙

镇雄和我一起重新找工作。他不谈薪水也不谈发展,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和我一个班。镇雄一切归零,从服务员做起。每天走过前台时,他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。可他越是这样,我越是难过。我可以拿他的感情开玩笑,但我不能拿他的未来当赌注。

一个星期后,我和镇雄一起辞职,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南京,又去了原来上班的西餐厅。那天晚上,镇雄一直笑,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拿着,一只手拖着箱子,一只手拎了三个包,背上的包比来的时候还要大,连脖子上都挂了一个包。我两手空空地跟在他后面。他像个孩子一样,蹦蹦跳跳,回过头来看我的时候,嘴巴笑得没合在一起过。

我和镇雄终于可以像一对正常的情侣了。我不再没事找茬,他对我疼爱有加。我们一起租房,冬天,他会把我手放进他的衣服里贴在他身上,给我取暖。半夜下班,只要我说饿了,他都会做给我吃。

我们一起吃饭,他总把好吃的夹给我。只有我不爱吃,或者吃剩下的,他才会吃。我的话,镇雄都会记在心上。一次,我看见女同事的鞋子好看,就随便夸了一句。镇雄听到了,就打电话让他妈妈给我做。有次我无意中看到硬币上的时间,说,“要是能把从我出生那年到现在的硬币都能找到存起来就好了。”他就处处留意,只要身边朋友有人有硬币,他就抢着看是哪年的,跟别人换过来给我存。

和镇雄在一起的两年,我可以大声哭大声笑,可以不顾形象地扮丑,装怪,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但这两年,我不敢回家。我怕一回家就会觉得跟他不现实。这也是镇雄担心的,每次只要提到回家的事,他都会害怕。

今年年初,我哥哥要结婚。我想着,如果我多带点钱回去,家人就不会反对我再来南京上班。那段时间,我工作特别卖力,除了正常上班,我还去一家服装店做兼职。在兼职的人当中,我的业绩总是数一数二。工作忙了,压力大了,我和镇雄的争吵也多了起来。我们都明白,“考验我们的时候又到了。”

镇雄还是每次都让着我,我会因为心里窝火,半夜跑到阳台屋顶不下去。他就跑上来想办法把我弄回房间。吵完架我会离家出走,他就一直跟我后面直到我愿意回去。

即使这样,过完年,我们还是分开了。镇雄总觉得压力大,常说心累。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我们商量好彼此分开一段时间。

这半年,我们约好不再联系彼此,不发短信,也不打电话。但我知道,他还在想我。他在空间里写,“原来的我,原来的你,原来的地方,等待奇迹的出现。”我没有一天不想镇雄,没有一天不想去找他。但我却没有勇气,每次都是我伤害他,放弃他。我怕自己会重蹈覆辙。